

古玉精華



古玉精華

故
宮
博
物
院
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古 玉 精 萃

故宫博物院编 图版说明 周南泉

责任编辑 陈贞馥 装帧设计 王振祥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20 印张 8.8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 2,500

统一书号: 8081·13638 定价: 42.50元

前言

杨伯达

故宫博物院藏有自原始社会至清代约五千余年间的古玉二万余件。其中大部分系清宫遗物，小部分是解放后按党的文物保护政策进行收购与捐赠的。但不论来源如何，这些古玉均非科学发掘所获，而是长期辗转于人间的传世品。没有任何科学记录，产地不明，年代无据，按传统说法，这批古玉只能称做“骨董”。为了恢复几万件“骨董”的科学价值，我们曾根据出土玉器的特点，借鉴各代美术、工艺的风格，对其进行了科学整理和系统排比，初步理出了一个头绪。在整理过程中逐步明确：尽管建国三十多年来出土玉器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极高，但是，仍不足以掩盖院藏传世古玉所固有的耀眼光辉。尤其在出土古玉尚不能组成完整系列的今天，这批古玉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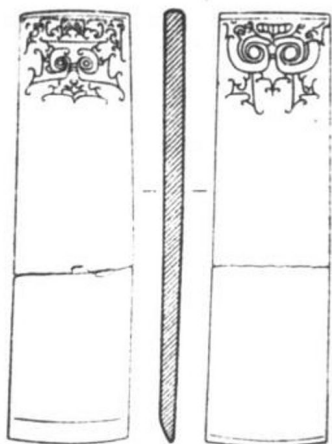
本文系参照历年科学发掘资料和有关文献，对本集所录一百五十件古玉中的典型作品，分十段进行探讨。

1. 原始社会玉器(1) — (4)

公元前 5000 — 公元前 2000 年

从我国出土资料证实，新石器时代中期已有玉器，因此，我国玉器起源，当在更前。

这时期收录玉器计四件，其中一件是清宫旧藏，三件是解放后新收。其传世经过已无考。以解放后科学发掘出土玉器对证，可断为新石器时代产品。青玉铲⁽¹⁾，浅土黄色，形体稍大，器身较薄，琢磨平整，刃部锋利，顶部未加修饰，保存了从两面锯截的遗痕。中



(一) 龙山文化阴文饕餮石铲

长方，四角委曲，四面均呈凸弧状，四边砣九层多齿状饰，每层以边角为中心左右对称，组成一个兽面图案。其手法：鼻、眉做平凸，以空心钻转出圆圈状双眼（但深浅不一，有的还钻成两个重圈）。口、眉用极细而曲折的阴线组成涡纹和横竖叠落的方块几何纹。

从这四件玉器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加工玉石器的技术是相同的，因原始社会是以磨制光滑石器为其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制石技术由敲击发展到琢磨，经历了数千年，玉器的琢磨莫基于长期磨治石器的技术基础之上，两者在剖、琢、磨、钻技术上可以说完全一致，所用工具也可能相同，只是琢磨玉器用的细砂硬度稍高而已。但具体到一件玉器和石器相比，它们之间似有复杂与简单之别，制造石器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用，故造型对称，器体光滑，加工比较简单。玉器除实用外，还有另外的需求，所以在技术要求上比较复杂，即使器形单纯的青玉铲，其琢磨的光洁度也比一般石器高得多；圆方综合体的玉琮所运用的技术，除剖、砣、磨、钻外，还有镌刻，在平凸鼻、眉上的细阴线涡纹和横竖阴线叠落的图案，似用石英、玉髓等高硬度尖划器刻划而成。这种做法在一般石器上很少见。这说明玉器孕育于石器的母体之中，又远远超越了石器。表现在艺术上，玉、石器的差异更为明显，如墨玉琚孔下的平行有序、高低错落的阳阴线和阴线勾连菱形回纹、变形鸟兽纹以及剔地阳线的变形饕餮纹等，完全出于人们观念上、美感上的需要，都是非实用的一种特殊功能所派生的装饰美。这种艺术装饰，在石器上更是极为少见。

从社会功能上看，这四件玉器与石器也有差异。石器是生产工具，已成定论；可是玉

部一孔，靠边两孔，都从一面下钻，每孔嵌有绿石圆塞，用意不明。墨玉琚⁽²⁾，形体狭长，刃锋不利，上部一孔，除孔上露出浅灰色石性，以及琚身偶露原质的灰色斑点外，通体漆黑光洁。孔下碾十余宽、窄阴线，线纹中：中部阴刻变形兽面纹，两边阴线变形鸟首涡纹，下部剔地隐起阳线变形兽面纹。图案奇特，碾琢工细，是目前所知这类玉器中之最精美者。它已不是实用器物。它与山东龙山文化出土阴文石铲（照片一）的图案类似，也可能系该地出土。青玉璧、琮，从其质地、色泽来看，均属良渚文化系统。青玉璧⁽³⁾质地不纯，搀杂乳白绉裂，边有褐黄沁，孔从两面对钻，器表不平，有若干剖解磨光的划道。青玉兽面纹琮⁽⁴⁾，半透明有黑斑，乳白状绉，周身褐沁，中心圆孔自两头对钻，孔内光滑，反映了当时的精到的钻孔技术。管身

器包括玉质的工具和兵器，在原始人群的生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迄今仍然不易解释。青玉铲、墨玉璜、青玉璧，有着石铲、石璜、石璧的基本形制，但是，是否用于生产则令人怀疑。至于青玉琮有何实际功能？显而易见是既不适于生产，更不用于战争。然玉琮在原始社会必有其用途，只因受到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的限制，目前尚不能完全解释而已。据传统解释^①，青玉璜应是圭，在奴隶社会里是“以等邦国”的符瑞^②，琮是礼地的祭器^③，都已离开工具、兵器的用途。

这些玉器所用材料，据观察判断，都不是和阗玉，其中青玉璧、琮与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的璧、琮基本一致，属闪石类。美于一般实用石器的石材，古人誉为“石之美者”^④，诚非虚妄。

从上述四件玉器的技术的、艺术的两方面功能来看，这时的玉器已逐步脱离石器，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走上独立发展的历程，为后世玉器工艺的发展与提高奠定了社会、技术的基础，这是玉器所以能够长期发展，而石器终于被淘汰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我国古代玉器比其他几个国家（地区）的玉器，遥遥领先的关键所系。

2. 商殷玉器(5)——(12)

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

随着生产工具由石蚌器进化为青铜或金石并用，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物质财富增殖和积累，阶级的出现与形成，促使我国古代社会由无阶级的原始社会迈进奴隶制的阶级社会。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夏王朝，目前考古界正在探索其历史，有待进一步研究。所以，夏代玉雕情况迄今不明，只好暂付阙如了。

商代奴隶制极其发达，奴隶们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碾玉用工具逐渐以青铜取代石质^⑤。

青玉线纹五孔大刀⁽⁵⁾，是早商的一件仪兵，不是武器，长64.7厘米，宽11.7厘米，厚仅0.4厘米，是我院收藏五孔玉刀中最大的一件。通体褐黄，光泽极弱，背短于刃，两边斜上成梯形，沿背钻五孔，由一面下钻，孔距约11厘米，在两斜边第一、五孔下，三、四孔之上均有并行的阴线或斜线相交，组成连续菱形，另一面阴线装饰较简。刃部呈弧状，尚

锋利，刃上有较长血槽，刀背平，两斜边有锯痕。这件大型玉刀，如此之薄，使我们拿在手中感觉时有折断之虞，刀面磨得光洁如镜，尤其横、直、斜向的细如毫发的阴线，最长的一道约34厘米，刻得笔直而遒劲流利，技艺十分惊人，难怪人们看后以为是在刨床上加工而成。

青玉戈⁽⁶⁾，浅黄，有黑灰斑，内端十脊，刻四条阴线，近援处一孔，孔前援后刻三阴脊，援中脊线稍高，向下至刃，形成弧面。援后三道阴沟，砣线以直为主，偶有斜线交叉，这些碾法仍与原始社会玉兵器相似，应属殷商之作。

商王盘庚迁殷之后，便定居下来，从此不再游动转移。殷墟（公元前1388—公元前1122年）⁽⁶⁾这个时代，玉器碾琢与前期不同，有了较大进展。从殷墟妇好墓⁽⁷⁾出土玉器可以看出其变化。妇好墓出土了和阗玉的玉器。和阗玉即软玉(Nephrite)⁽⁸⁾。青玉鸟形佩⁽¹¹⁾，青玉兽纹勒⁽¹²⁾，在形象处理、碾砣手法上与妇好墓出土玉器相似，可能是相当于殷墟这个时代的玉工所制，表现了殷玉的典型风格。青玉人首⁽⁹⁾材质不纯，含有大量云母，为弧形薄片，两眼之间钻孔，从前后开钻，可能用于镶嵌，以短而直的阴线刻发，用双勾阴线刻成似象形字“臣”纹双目，可称作臣字眼，这是殷刻人物、动物眼目常用的手法，故是殷玉无疑。青玉牛⁽¹⁰⁾材质失透质软，表面划道较多，光泽极弱，似兰田玉，玉牛减地平凸阳线勾勒双角，阴线臣字双眼，前后肢与臂部也取减地平凸手法，但其尖尾却用阴线刻成。这种减地平凸做法，在殷代玉器中少见，是别具一格的。从其口部、后蹄、尾上角各钻一孔来判断，可能也是嵌件。此器系利用原玉形状所做，这种因材施艺的作法是古玉的传统表现方法之一。对后世“子玉”的加工有深远影响。

青玉鸟形佩⁽¹¹⁾，清宫旧藏，高肉冠勾喙，额下五脊肉垂，冠上阴刻簪字，另一面阴刻屮字，与甲骨文类似。以双勾阳线饰身、翼、爪的细部。通身红沁，宝浆润泽，是一件经过长期“盘功”的文玩，出土已久，或许是外省督抚的贡物。

碧玉螭佩⁽⁸⁾，清宫旧藏，身有绺裂，内含白色晶体，有局部的土褐沁，从耳、口部半透明观察，似岫岩玉。螭首双耳直立，左耳尖有黑斑，双目睁圆，眼珠凹下，以三圈阴线勾勒，口尾衔结处碾出三角缺口，内部仍连属，组成张口衔尾的环状。螭身粗壮，颈上二小孔，两面对钻，前后并未对准，似供佩系之用。这种大型螭首佩在河北围场县出土一件，内蒙昭乌达盟夏家店文化下层遗址出土两件。所以，这件螭佩，可能也属夏家店下层文化，其时代相当早商。螭首佩还出于殷墟妇好墓，但形体秀气，眼珠凸起与此螭首佩气质迥异。两者文化上的联系当不容忽视，但大型螭首佩的作工，反映了东北边疆地区夏家店文化的特征，而有别于殷王室之作。

青玉鹰攫人首佩⁽¹²⁾，是故宫旧藏玉器中最为奇特的一件。形式新颖，寓意深奥，有重

要的研究价值。玉质优良，是标准的和阗玉，鹰冠长发黄沁，一人面部有血沁多处，镂空雕，边用隐起阳线构成一个盾形（鸡心壁形）的外轮廓，内镂空鹰攫两人首，鹰作昂首引颈展翅状，鹰头做侧面处理，勾啄圆眼，多歧状肉冠极长，从头披至翼上，另一边颌下也做多歧状肉垂搭在另一翼上，鹰目、身、尾用隐起双勾阳线，组成轮廓。翼内羽毛用三道阴线刻饰，两足各抓一人首，眉发竖立或垂至脑后，这一图案装饰主题究竟包含什么涵意，值得研究^⑨。

殷商玉器与原始社会玉器显然有较大变化。商朝二里头^⑩、盘龙城^⑪等早期遗址出土了大型薄胎仪兵玉器和粗壮的螭首玉佩，至殷，人物、动物、神瑞等玉雕大大增加，工艺精进。郭宝钧先生所指“玉石之界划渐分，一切石制利器，自有青铜器取而代之，而玉器转为赏玩之用”^⑫的说法十分中肯。殷墟妇好墓出土七百五十五件玉器中，仅装饰性玉器就超过半数，多于礼器、仪仗、工具、用具、杂类的总和，这说明商玉的社会功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这是值得注意的。

3. 西周玉器(13)——(17)

公元前1100—公元前771年

周王朝是继殷商以后的一个强大的奴隶主政权，农业、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周朝统治者非常注意总结商代灭国的教训，将奴隶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加以整顿，使之条理化、规范化，并编纂法规，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周礼》就是周朝的一部重要法规。由于它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离开殷代玉器发展的轨道，而大大促进礼仪性玉器的发展，并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时代^⑬，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把古玉研究纳入《周礼》规范之内，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经学发展的必然。

青玉琮^⑭，身矮，呈扁方形，中心管壁光洁，四角委曲，圆度不规整，作工粗放，但磨工尚精，朴素无文，青绿色，遍体瑕络，偶有深绿点内蕴，至今尚残留黄土和砾砂，可能是出土后传世时间不久之故。口部变为牙黄失透，在一边有玫瑰红沁。青玉琮形制与陕西西周代墓葬遗址出土的玉琮类似，可能是从周原出土后辗转至京的。

青玉夔龙纹璜^⑮，清宫旧藏，通身褐红沁，圆拱形，两头各做一变形夔龙向中间延伸，两龙身尾纠结缠绕，夔龙头部做发角后披、张口吐舌状。在作工方面，除继承商代双勾线

外,出现了粗犷的一面坡线,往往作为圆睛、耳、口、身、尾等的外轮廓,使造型清晰,简括有力,细部多用阴线或平行阴线,比较强调在磨光的平面上用阴线突出其粗细曲直的对比、变化,但器身的层次起伏则有所减弱。这可能是西周玉或西周佩饰玉的特点。又解放后新收的青玉凤鸟夔纹柄⁽¹⁷⁾,也是这样。玉色偏于豆绿,半透明,与常见的岫岩玉相似。外形接近古琴式样。两面磨平,一端有插入器物用的短舌。花纹分为三组:靠上一组是由两只长尾鸟做对称布局,在其两喙身尾之间镂空两个桃形。中间一组是一挺立的长冠长尾凤,身下刻一虫,利爪抓着夔龙,身曲屈,构成下部图案。三组图案的细部用并行阴线、隐起单线、阴线、一面坡线等四种不同的线条进行雕饰。

青玉双夔人首佩⁽¹⁸⁾,双夔衔尾相联,用较细的一面坡线或阴线刻饰细部,在上之夔,头冲下倒立,张口卷尾,颌下雕一人面,以阴线刻杏核状眼,涡状耳。颌下又连一夔,张口吐舌。两夔尾下部与上层一夔裂络处均有褐红沁。尾尖钻孔,供系绶用。

周玉上述特点不是个别的,在其他工艺方面也有类似现象。如在青铜器的图案处理上减少层次,在其减地平凸的单层花纹上以粗细阴线镌刻细部的做法与玉器上出现的新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4. 春秋战国玉器(18)——(36)

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

周王朝受到西戎、獫狁的威胁和进攻,至平王时被迫迁都洛阳,进入历史上称之为东周的时代。东周王室,经济上、军事上实力单薄,其政治主权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共主而已,统一的、集中的奴隶制在西周时事实上已四分五裂,土崩瓦解。各地封邦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各个领域逐步取得优势,为了扩大领地,掠夺财富,不断交搆,相互挻伐,战事频繁,出现“诸侯争霸”的局面,史称春秋时代。此后,随着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达,城市繁荣,各地诸侯国经过长期火并兼并,最后进入“七雄对峙”的战国时代。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五百余年中,由于铁器取代青铜工具和石器,广泛用于生产,不仅促进生产大大发展,而且还影响其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制瓦解,先进的封建制度孕育成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几个政治经济中心并存,在文化与学术领域

中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崭新局面。秦、晋、燕、齐、楚、吴、越、巴、蜀等多种地方文化,相互竞争、共同繁荣,为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⑭。玉器出土情况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从出土春秋战国玉器所表现的艺术特点,说明玉器手工业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玉器制作精致非凡,隐起做工普遍兴起,逐步取代一面坡阴线,在古代玉器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我院收藏春秋玉器较少。但所藏战国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也不乏艺术珍品,虽与曾侯乙墓出土多节镂空玉佩练饰^⑮相比略有逊色,但也有三十多年来考古发掘中从未出土过的珍贵之作。所以,传世古玉并不因出土玉器之与日俱增而失去它的光彩。

春秋就其社会形态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反映在玉器工艺上也同样具有过渡色彩,本集选录的三件春秋古玉可以说明这种现象。青玉夔纹璧⁽¹⁸⁾,表面留下二道锯痕,不平正,用粗细阴线、并行阴线勾划了四个夔龙,空白处配以并列斜线组成的绳文和阴线交叉。此璧较多的继承了西周线刻玉器的作风,如青玉双夔人首佩⁽¹⁶⁾的刻法。白玉蟠夔佩⁽¹⁹⁾,夔龙做回首张口弓背卷尾状,尾上立一鸟,地子施隐起双涡文和涡头羽翼纹,与寿县蔡侯墓出土夔首璜相似^⑯,白玉夔龙璜⁽²⁰⁾四边出脊,隐起柔和的涡纹,边用遒劲细阴线勾勒,类若寿县蔡侯墓出土古玉,这种精雕细琢的作工是这时玉器的崭新风格。

战国时代,不论哪一地方诸侯国,也不论是美术还是工艺,动物题材所占比重增多,技艺精工。在玉器上也是如此,如果说春秋时期仍然继承了西周青铜器上的夔龙、凤或幻想的变形禽兽移植到玉器上来并做得富有装饰趣味的話,那么,战国时代玉器与同时代的漆器、刺绣、青铜立雕所表现的一样,都将食肉动物的凶猛性格和机警感觉,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来。我院收藏战国玉器中有不少动物题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是青玉镂雕蟠龙涡纹璧⁽²²⁾,玉质坚硬,光泽较强,上部含墨色籽点,右边蕴藉饾色斑一片。这是优质和阗玉。肉内减地隐起谷状纹,以阴线勾勒,肉好边沿做斜上隐起,地子磨得平光如镜,谷粒隐起圆滑如珠,阴线勾勒流畅如水,作工精致无比。好内镂空腾跃蟠龙,眼珠睁圆,目光炯射,张口如盆,牙齿锋锐,昂首挺胸,前爪待扑,后足欲跃,长尾蹶起,尾尖前卷。蟠龙两面均做隐起处理,天才地表现出肌肉遒劲、富于弹性和运动的冲力。可以断言此期的苍龙似取材于食肉类动物虎、豹的矫健伶俐身躯和凶猛勇武性格而创造了它的典型形象,与南方盛行的蛇身青龙有所区别,在龙纹造型序列上已初步成熟,孕育了宋人画龙“三停九似”诀之端倪^⑰。十分可惜的是: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战国玉器,不知何时被剖锯成两半。从背后保留着的黄蜡色粘性物质判断,它曾被用做嵌件,很可能为乾隆朝抚臣对内廷的进贡,而保存至今。白玉双凤涡纹璧⁽²³⁾、青玉双螭佩⁽²⁴⁾、青玉龙形佩⁽²⁵⁾等作工均接近青玉镂雕蟠龙涡纹璧⁽²²⁾,而又有其自身特点,表现出战国玉器作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春秋战国时的社会习俗对玉器工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就是佩饰玉器的简化、小型化，以及刀剑、革带用的玉器问世。刀剑用玉始见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和两汉。鉴于剑饰玉之定名，向来混乱不堪，难以统一，在这里拟参酌其用途定名，如青玉勾连云纹剑鞘末饰⁽³²⁾、青玉谷纹剑柄首饰⁽³³⁾，以代替传统名称。玉饰刀剑至汉代发展成为玉具剑^⑩。完整的一套玉具剑有柄首、剑格、系带用具和剑鞘尾饰等四件组成。革带所用带钩，旧说起于赵武灵王所倡之胡服骑射^⑪，但三十年来科学发掘资料证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已有出土，可见它出现于中原的时间远远早过旧说。青玉龙首带钩⁽³⁰⁾、青玉虎首带钩⁽³¹⁾、青玉鸭首环⁽²⁹⁾均系战国所作，可以反映这一时期的艺术、工艺水平。

本院收藏的战国玉器中最精美的莫过于青玉高足灯⁽³⁶⁾了。尽管三十多年来出土过无计其数的战国玉器，但从来不见玉灯，所以，这件流传有绪的青玉高足灯乃是海内孤品而弥足珍重。青玉高足灯是清宫旧藏，何时进宫已无从稽考。它通身浅黄沁，由三块玉子碾琢粘接而成。其中，灯盘的玉质最优；有绺裂并带有少量石性、栗黄色沁的立柱稍次。灯盘直沿，盘心磨平，中部起凸五瓣花，盘沿外侧碾勾连文，反转起伏，回屈自然。盘底部刻隐起双涡纹，以刚劲的横竖走向阴线连结。立柱的图案分两部，上部以三个起凸的忍冬叶为饰，下部与盘底的涡纹相似，上部简洁明快，下面细密繁缛，形成对照。更耐人寻味的是立柱的轮廓线，既非直线又非单纯曲线，而是以其微妙的节奏，丰富了造型的韵律。足面做平凸的五瓣花，每瓣碾双涡阴纹，边碾瓦纹。底上凸边刻勾连涡纹，底碾起五瓣花。此灯纹饰重复使用勾连涡纹和五瓣花，容易给人以单调的感觉，可是由于聪明的匠师在碾法上于不同部位采取多种作工处理了相似的图案，借助灯火闪耀而呈现明暗参差形影幻变的艺术效果，是极为成功的。不愧为战国玉器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将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如果说青玉镂雕蟠龙涡纹璧⁽²²⁾着重刻划了苍龙的运动、性格及其生命力，而青玉高足灯则表现了抽象的几何图案和具体的花卉图案的装饰美及其韵律感。

5. 秦汉魏晋南北朝玉器(37)——(51)

公元前 221 年—公元 581 年

秦国进行了数十年的挾伐征讨，至秦王政终于消灭六国，统一中华，建立了空前强大

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汉承秦制，继续实施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的各项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制国家。

此期出土玉器，件头硕大，雕饰豪放，品种繁多，技艺精湛。这时统治阶级在社会礼仪、日常生活中更加广泛的使用玉器，并逐渐形成崭新的时代风格。两汉玉器对以精致著称的春秋战国玉雕艺术是一次重大突破，对后世玉器有着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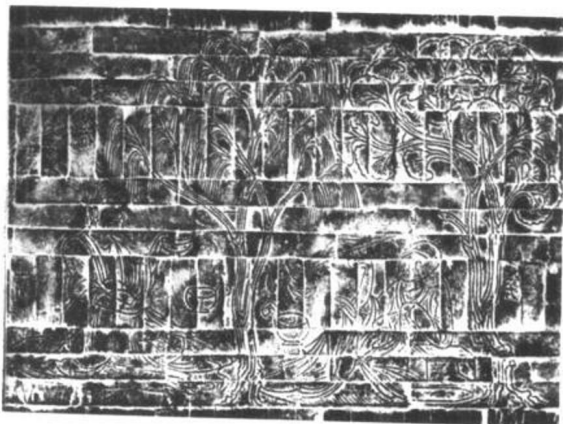
碧玉兽面蒲涡纹璧⁽³⁷⁾，图案稍繁，器身完好，玉质内含大量黑籽点和雪花斑，有半透明浅黄沁，好径较小，与肉径相比不过六分之一强。图案共两圈，以绳纹隔开。外圈用粗细两种线刻四夔龙图案，身躯弯曲，尾部纠结。内圈是斜阳线交叉的蒲纹，在有规律排列的六角形上饰以涡纹，名之蒲涡纹，作工比较粗犷，可能是专为殉葬而制的。解放后出土汉璧甚多，仅西汉窦绾墓嵌于棺外的玉璧达26件。但此璧较刘胜墓^②出土最大一件玉璧直径尚大2.8厘米。鸡心佩，院藏甚丰（包括相当一批仿古之作）。青玉螭凤鸡心佩⁽³⁸⁾，青玉卷云鸡心佩⁽⁴⁰⁾是最精的两件。青玉螭凤鸡心佩是在有孔盾形的两边镂雕穿行于云气间的一螭虎，一兽足凤，纹饰隐起并配以阴线，立意新奇。青玉卷云鸡心佩⁽⁴⁰⁾，拱形，薄胎，周饰卷草云纹，这种纹饰在鸡心佩中很少见。这两件鸡心佩均系清宫旧藏，传世经过不明，有着人为的伤残或人工沁色。

关于动物性玉雕，本集收录了青玉卧虎⁽⁴³⁾、青玉异兽⁽⁴⁴⁾⁽⁴⁵⁾和青玉翼马⁽⁴⁶⁾。异兽通身为黑色或茶褐色斑，后左腿有紫红色沁。外露的玉质极少。异兽随玉子雕成“S”状，身躯丰满，独角有翼，尾分三歧，张口怒目，作搏斗状，雕工豪放有力。另一件异兽⁽⁴⁵⁾通身浅黄沁，角分歧，腮有须，身细长，足上有短翼，张口露齿，似在警觉的匍匐爬行，伺机待扑。两件异兽都是以虎豹为模特儿的神瑞动物，俗称避邪。青玉翼马⁽⁴⁶⁾，头小颈短身肥，前足抬起表现马由蹲伏到跃起的一刹那。可惜被烟熏黑，玉质不显。青玉卧羊砚滴⁽⁴⁷⁾，造型简练富有装饰趣味。

青玉夔凤樽⁽⁴⁸⁾是我院收藏汉玉器皿中最精绝的一件，也是三十多年来出土汉玉中所未见者。通身浅黄沁，内蕴怡斑，光泽甚强。三花圆钮盖，桶身竖耳，三蹄足，杯口似由车床镗成，琢磨极为精密。口沿部做隐起涡纹带，器身主纹是在勾连隐起谷纹地上布置四个曲尺型（俗称拐子）细身的夔凤，相互勾连形成三层组合图案。碾琢精致优美，有战国玉器遗风，可能是西汉之作。

魏晋南北朝因受乱世薄葬的影响，向来玉器出土极少，所以其发展面貌不甚明朗。从零星出土玉器如玉琕、玉璧、玉带钩来看与汉代没有多少变化，几乎难以鉴别。其雕工有的尚精，有的显得粗放，玉质更不及两汉那样莹润。我院收藏此期玉器也是寥寥可数，本集收录其中两件。

青玉异兽⁽⁴⁹⁾，有黄色斑沁。作蹲卧状，头生双直角，腮髯突起，张口，前肢根部刻圆鳞，生四股翼，尾细长绕至臀上。属避邪之类，可能是南北朝之作。青玉凤纹佩⁽⁵⁰⁾，黑籽斑点甚



(二) 南京西善桥东晋墓竹林七贤画像砖

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金银、丝织、陶瓷等手工艺生产极其兴隆，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知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袈册等寥寥几种而已^②。传世玉器本来就是真赝难分，从中鉴别出一批唐玉也并非易事，本集所收录唐、宋玉器都是旧藏古玉中经过鉴别后挑出的。

青玉人物椭圆杯⁽⁵¹⁾，似觥而无耳。两长边阴刻四逸者，褒衣博带坐于毯上。其一面：二人相对，一面胖者正挽袖舀酒，一瘦削长须者左手举舟形觥，正在畅饮。另一面：一右手执杯待饮，背后放置大钵；一趺坐鼓掌助兴。杯的两头各刻一人，身着窄袖短褐，前系围裙，腰佩绶带，均跪踞手举葫芦器或舟形器，可能是隐逸的侍者。人物之下阴刻卷草云纹一圈。此杯器形近似南北朝羽觥，人物形象举止如魏晋士大夫的风俗侈靡、崇尚清淡、不重仪表、纵酒放荡的逸士风度（照片二）。但从器形、卷草云纹和碾法来看，制作时间似较晚，估定唐代为宜。

密，正面以细阴线刻口衔宝珠、长冠圆眼、展翅行走的凤鸟，地上填以朵云、火焰和圆珠。背面刻三团火焰，常见于北朝造像背光。可能碾成于南北朝晚期。

6. 隋唐五代玉器(51)——(62)

公元581—公元960年

隋唐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经济



(三) 昭盟鹿文银盘

青玉流云纹柄洗⁽⁵²⁾，玉材光泽较强。是用一团如意头行云环抱的椭圆形洗。口部有伤裂一道，不知何时以铁锈色腻子补全，故似绺裂亦似烧古，这种古玉补残的实例是少见的。以四歧流云做把手，云头之下分出一云作为环铤耳，延伸到洗的两边变成两层三歧骨朵云，每边各四朵，正中有三个涡纹，洗膛平底，光滑。以较粗的阳线刻饰流云把手，而三歧骨朵云用起凸雕刻，云心凹减，边线锋锐，增强了流动感。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鬼斧神工般的碾技都是惊人的。多歧流云图案盛行于唐代，如陕西碑林唐开元钦定孝经碑之碑顶所用多歧流云纹，与此洗相似，所以玉洗订为唐制。青玉单耳瓜棱杯⁽⁵³⁾，玉质不佳，多绺、色杂、胎厚，椭圆似瓜瓣形，一边有云纹长把，把有孔，供穿带之用。从作工形制看可能是北方游牧民族所用。

玉飞天，其椎髻、裸胸、长裙、跣足等特点与常见的唐代飞天一致。青玉飞天佩⁽⁵⁴⁾，右手后伸擎着飘带，绕过背后，由左手接住，迎风招展，长裙飘扬，脚掌裸露，全身以三组卷草云承托，增强了凌空飞舞的意境。

白玉执凤首壶人带板⁽⁵⁵⁾，背后四角各有二个穿孔。隐起人物卷发深目高鼻，窄袖长袍，披巾从肩侧飘扬。通身饰以密集的阴线，带有明显的波斯色彩，反映了唐与波斯在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应是盛唐或其后之作。

本集收录的动物性玉雕有狻猊、双鹿、寿带、凤、双凤等，用于装饰佩戴。白玉狻猊⁽⁵⁷⁾质地温润如羊脂。狻猊鬣毛长卷，头小，双目圆睁怒视前方，引颈伏地，长尾上卷，似在伺机猎捕。与唐镜上奔驰跳跃的狻猊不同，处于跳窜前静止的一瞬间，既适于玉子的形状，又启发人们的想象，表现手法上极为成功。对于鹿，唐人喜欢表现鹿角刚出呈盘状突起尚未分枝时的幼角，中药界称之为“珍珠盘”^②。如内蒙喀喇沁出土唐代贞元年间所进银盘上刻的头长“珍珠盘”的雄鹿^③（照片三）。青玉双鹿坠⁽⁵⁸⁾，一雄，一雌，双鹿背上钻一长方孔供佩戴之用，雄鹿长着珍珠盘角，肌肉丰满，作工颇有盛唐风韵。禽类玉器有白玉寿带衔花佩⁽⁵⁹⁾、白玉双凤佩⁽⁶⁰⁾、青玉丹凤钗头⁽⁶¹⁾，均做镂空处理。都是贵妇佩戴之装饰。人物玉雕只收录一件——青玉立人佩⁽⁶²⁾，它极受乾隆皇帝弘历的珍爱，命工仿制，配成一双，又以册页形式装潢，题名“艺圃”、“摹珍”，亲自画了梅竹，题为“冰肌”和“雪节”。御诗题款为乾隆戊寅年（23年，公元1758年）。玉人有青黑斑，头戴矮幞头，身着右衽宽袖长袍，面庞方硕，似初唐形式。



7. 宋辽金玉器(63)——(83)

公元960—公元1272年

宋代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海外贸易盛行。但在军事上极为软弱,不能统一版图,辽、金、西夏等地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存在,宋与辽、金、西夏

(四) 金上京遗址出土夔龙长方砖

之间既是互相挾伐又是互通贸易,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极为密切。在民族的联合与融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金石学的兴起带动了古玉的收藏和考证。

关于宋代玉器较前代有些什么变化?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高濂做过评述,他说:“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如管、笛、凤钗、乳络、龟、鱼、帐坠、哇哇、树石、炉顶、帽顶、提携、袋挂、灰口方圆细花带板、灯板、人物、神像、炉瓶、钩钮、文具、器皿、杖头、杯、盂、扇坠、梳背、玉冠簪、珥、缘环、刀靶、猿、马、牛、羊、犬、猫、花朵种种玩物,碾法如刻,细入丝发,无隙败矩,工致极矣、尽矣。”⁽⁶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了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二是这批实用、装饰用玉器的碾琢水平极高,“工致极矣、尽矣”。高濂对宋玉社会功能新倾向的提法是有道理的,也符合现存宋玉的实际情况,但是,对宋玉的工艺技术成就的评价因限于实物,还不能承认其作工已达到“极”、“尽”的境界。确切的说,宋玉受到当时现实主义方法和工笔画的影响,其技术特点是不同于战国玉器的。

白玉夔龙把葵花式碗⁽⁶³⁾,青玉双耳鹿纹八角杯⁽⁶⁴⁾,白玉鹿纹椭圆洗⁽⁶⁵⁾,白玉云纽圆盒⁽⁶⁶⁾都属于器皿杯盂之类,有实用价值。白玉夔龙把葵花式碗⁽⁶³⁾,玉色粉灰,体内黑点极多,工匠以茶饴色粘物掩盖,如果不认真观察还以为是沁,器胎极薄不同于唐前。身足均六瓣,完全仿唐代鎏金银碗,但其图案却显示出宋代面貌。葵花式格内琢回纹地隐起夔凤图案,边饰阴线锯齿纹和矩回纹,毫无唐风,夔龙把独角三爪,三歧尾与黑龙江省阿城县金上京遗址出土长方砖上的夔龙相似(照片四),应是宋式夔龙,而非唐龙。总之,造型是唐代的,而

图案与把手却是宋代的，因之定为宋代较为合宜。青玉双耳鹿纹八角杯⁽⁶⁴⁾，其造型图案均较唐晚出。由于两个圭形螭耳各占一边，剩下的六面，各琢一长角蹲鹿，以卷草填充空白，其下是一正二破的如意云头。这些都是辽、金特点。白玉鹿纹椭圆洗⁽⁶⁵⁾，由于经过火烧，通身炸裂出现毛细纹路，烟气浸入变成赭褐色。造型古朴，器胎较厚重，周身琢阳线连云纹，碾隐起四鹿，角长多歧，二鹿衔灵芝，另二鹿回首寻觅或引颈嗅芝草。洗心琢起凸的如意云三排，中排五云，外两排各三云，唯中排中间一云，露出尾尖，其它十云以尾相联组成一组团云。这种以十朵组合而成的团云，是由唐代多歧如意云发展而来，故可以断为早期作品，但从器形来看又似略晚。综合图案造型的特点定为宋作比较适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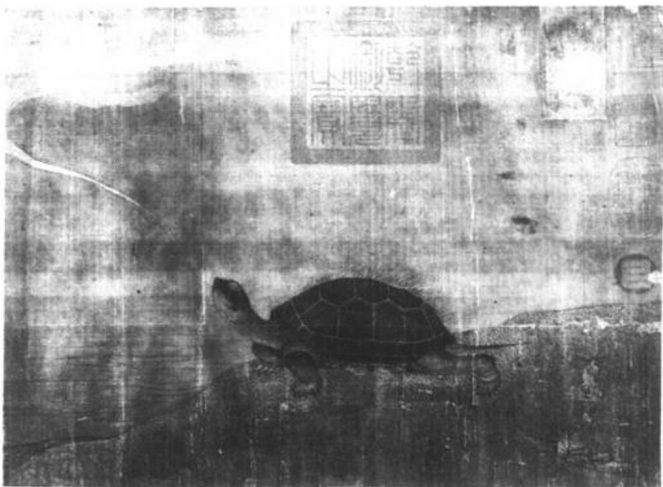
(五) 辽庆宗壁画作树群鹿

这里所说的宋代，是包括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在内的、中央和几个地方政权对立并存的时代。此时，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和女真族的相继兴起和繁荣，对开发内蒙和东北作出了贡献。对玉器的碾琢上自然也灌输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属于这一类玉器的有白玉镂雕松鹿圆形饰⁽⁶⁸⁾，白玉镂雕海东青攫天鹅环形饰⁽⁶⁹⁾，青玉镂雕神兽饰⁽⁷⁶⁾，青玉虎鹰双面雕饰⁽⁷⁷⁾。白玉镂雕松鹿圆形饰⁽⁶⁸⁾，背面以圆环做边框以托松鹿。松鹿布置于圆环之上，鹿昂首蹲踞，口衔灵芝，头生五叉大角，角基有圈隆起，周有峰突，颈长蹄圆，臀肥身壮，应似马鹿(赤鹿、八叉鹿)，臀上部刻有一排松针，取寿禄寓意，表现了北方山区的特点。背面左、右、下部各有二孔以备针缝之用。白玉镂雕海东青攫天鹅环形饰⁽⁶⁹⁾也以圆环作衬，上碾海东青搏击天鹅。这是五代、宋玉的新题材。海东青产于东北女真地区，身“小而健”的猛禽，东北少数民族喜饲养，以助猎禽，并常以贡宋主^②。此玉以小小海东青捕杀羽丰体壮的天鹅或鸿雁，又未补衬任何背景，突出了两鸟在太空中拼搏的情景，表现出以小胜大的愿望和海东青的勇猛性格，反映了契丹、女真等游牧生活的情趣。青玉镂雕神兽饰⁽⁷⁶⁾，下部玉内有黑惨点，琢做太湖石，其上碾琢对蹲二兽，兽似羊，马尾，身生火焰，应属神兽之类。两神兽之间饰以柞树，其上饰祥云托月，增添神秘色彩。柞树出现图中是表现东北、内蒙的环境特点(照片五)，可能是契丹或女真之物。青玉虎鹰双面雕饰⁽⁷⁷⁾是一件少见的玉器，正面凸雕山崖柞林灵芝，柞下蹲虎扭头仰视奔驰于山崖间的双鹿。虎、

鹿、柞林，均做烧古，富有深秋之意，表现出东北山区景色，背面做隐起处理，一鹰钻于苍松之阴，上方二鹊展翅飞翔，右上角镌一圆形，阴刻“日”字，也充满着山林野趣。

宋代艺术的世俗化倾向同样也反映到玉器题材方面，在佩坠上表现的尤为突出，白玉童⁽⁷²⁾，白玉镂雕双鹤佩⁽⁷¹⁾，白玉镂雕葵花⁽⁷⁵⁾，白玉镂雕孔雀衔花佩⁽⁸⁰⁾，都属佩饰类。童婴题材出现于唐而盛行于宋，白玉童⁽⁷²⁾头束三丫髻，身穿短褂，戴肚兜着长裤，一腿后屈作漫步状。这是常见的表现形式

本无奇处，可是其右手还擎举海东青则不可多得，雕工粗放简单，可能是北方辽金之作。白玉镂雕双鹤佩⁽⁷¹⁾作工简洁，显示了玉质之优美，类似房山金代石棺出土玉器，其时代大体与之相仿佛。白玉镂雕葵花⁽⁷⁵⁾，白玉镂雕孔雀衔花佩⁽⁸⁰⁾与前述双鹤佩不同，雕工精细，生意盎然。白玉镂雕葵花⁽⁷⁵⁾表现一朵盛开的秋葵，下承繁枝茂叶，使人联想起宋代工笔花卉的富丽浓艳，白玉镂雕孔雀衔花佩⁽⁸⁰⁾双面雕，是院藏宋玉中作



(六) 张珪神龟图

工最细致的一件，在半圆轮廓的中间穿孔以便佩带。在盛开的大朵牡丹中展翅飞翔的孔雀，口衔海棠，一片富贵气氛，这种细腻的玉作应是工笔花鸟画成熟之后的产物。或许是工致已达“极矣”、“尽矣”的代表作吧。

宋代工商繁荣，贸易发达，道教盛行，理学泛滥。与之相适应，在玉雕方面也有所反映。如青玉蕃人佩⁽⁷³⁾，卷发浓眉深目高鼻，着窄袖缠身袍，外披斗篷，可知是大食国(波斯)人。波斯人善于经商，往来于大食与宋朝之间，有的成为亿万富翁，与宋朝修好，经常进贡^②。在民间流传着“蕃人进金”的传说，以寓富贵之意。青玉镂雕龟鹤寿字竹节环形饰⁽⁷⁰⁾，玉质近白，利用左边下部灰色斑点雕成口吐灵气的神龟，一鹤展翅而飞，在龟鹤之间，雕一楷体“寿”字，寓意长寿，属于吉祥题材，局部的保留了焦黄色的玉皮，使单一色玉增加到三色，是宋代俏色玉的样板。这种神龟吐灵气的题材，近似张珪神龟图^③(照片六)，都是当时道教思潮的影响。白玉鱼龙佩⁽⁷⁴⁾，鱼龙系独角，张口衔珠，鸟翼、鱼尾，由几种禽兽